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丽·格·戈尔什科娃著

人 天 地 版 社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苏〕丽·格·戈尔什科娃著

孙 魁译

刘功勋 王治平校

人 民 大 版 社

封面设计：尹凤阁

Л.Г.ГОРЦКОВА
РАЗВИТИЕ Ф.ЭНГЕЛЬС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В 90—е гг XIX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2
据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62 年俄文版译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苏〕丽·格·戈尔什科娃著
孙魁译 刘功勋 王治平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等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0,000 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6,000

书号 2001·200 定价 0.45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引 言	1
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歪曲.....11	
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16
批判资产阶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43
反对德国“青年派”修正主义的斗争	70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111	
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前进运动中 的作用	112
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	136
结束语	167

引　　言

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¹

弗·伊·列宁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

恩格斯不仅作为哲学家，而且作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艺学家、革命运动战略家和军事专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

根据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间的秘而不宣的分工，恩格斯负责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回击各种敌人对它的攻击，给无产阶级学说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因此他写作了如下的经典哲学著作：《反杜林论》（1878年）、《自然辩证法》（1882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等等。

在恩格斯的遗著中，他同马克思和各国许多通信人即所

1 《列宁全集》第21卷第72页。

谓“第三者”的通信占有特殊的地位。通信反映了从四十年代起到 1895 年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书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重要文献和资料。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使读者可以特别明显地了解他们的全貌”²，反复地谈到他们的学说的各个方面，强调并说明了“最新的(就对先前的观点来说)、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问题”³。

恩格斯“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⁴，他的一些卓越著作教育过并正在教育着整整几代革命者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事实，现在就连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⁵都不得不承认了。

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从产生时起直到现在一直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不调和的斗争中发展的。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加强，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日益频繁和猛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曾一再试图通过直接的和正面的进攻来“推翻”马克思主义，但是遭到了失败，现在又采取另外的斗争方法。在现代的条件下，由于害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得不经常谈论

2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57 页。

3 同上。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8 页。

5 例如，西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M. 朗格在强调恩格斯及其著作的重大意义时指出：“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和 1886 年写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直到十九世纪末及其以后一直是一切有哲学头脑的人的丰富源泉。”见 M. 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1955 年斯图加特版第 69 页。

和评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在援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往往对它进行诽谤和粗暴的歪曲。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已经被社会发展、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科学发展的整个进程所证实，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更有成效地歪曲这个学说，力图使人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一致性。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不仅把马克思同马克思，即《资本论》时代的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起来。“批评家们”竭力要使读者相信，马克思本人没有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这只应“怪罪”恩格斯，因为是他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的。⁶

研究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现代的“批评家们”实质上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教授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他们之前所说过的话。分析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们同机会主义、同各种修正马克思主义和背弃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行为进行的思想斗争，是理解现代修正主义的一把钥匙，并且对进一步巩固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反对资产阶级伪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活动，以及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⁷ 所代表的最初修正主义表现进行的

⁶ 详见E.П.康捷尔《驳对恩格斯的作用的伪造》（《苏共历史问题》1960年第6期）；Т.И.奥伊泽尔曼《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有价值的研究》（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文版第1卷俄文版序）。

斗争，在这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在这几年里出现了把恩格斯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苗头，而这种做法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已经被奉为资产阶级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战友的生平活动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在研究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方面，首先应当提到弗·梅林的四卷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奥·倍倍尔的三卷本自传《我的一生》(1910年)。在说明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的作用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列宁的一些著作，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著作的有价值的方法论原理成为苏联和外国的一些作者的许多论文和著作⁸的基础。这些著作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些原则的内容，并且多方面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

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了恩格斯晚年的活动、即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在现有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的著作中，恩格斯对第二国际中的“左派”的理论观点的批判，首先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青年派”的批

7 指一个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青年文学家和大学生组成的集团。他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抱着想当党的领袖和理论家的野心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

8 其中首先应当提到的专题著作是：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M.谢列布利雅科夫《青年时期的恩格斯》1958年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版。

判,迄今还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映。⁹大家知道,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的第一批研究者之一——甚至指责恩格斯,特别是倍倍尔,说他们对反对派及其理论家的批评过于严厉了。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写道:“倘若他更多地从幽默的方面理解弥勒和维勒(反对派“青年派”的领导人。——戈尔什科娃),倘若他不提‘卑劣的’攻击,而提‘幼稚的’攻击,那在策略上肯定要更正确一些。”¹⁰在其他著作中,恩格斯的这一阶段的活动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一笔带过了。例如,在叶·斯捷潘诺娃写得详尽而又生动的《恩格斯传》(1956年增订第二版)中,作者实际上只限于泛泛地提到,恩格斯在九十年代“趁此机会详尽而彻底地批判了反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¹¹。德国无政府个人主义反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观点的实质和恩格斯对它的批判,就是在B·A·恰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1959年)一书中也论述得不充分。

其实,青年派的“骚动”并不象人们有时说的那样无害。这是对党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在恩格斯逝世之后,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股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恩格斯预见到机会主义的发展,所以对伪造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表现不能无动于衷。他坚决反对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修正主义苗头。

9 Ф.И.席勒的《文学批评家恩格斯》(1933年)是一个例外。但是,就是在这一著作中也只是从恩格斯反对文学批评中的机械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角度,论述了恩格斯对“青年派”观点的分析。

10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文版第4卷第323页。

11 叶·斯捷潘诺娃《恩格斯传》中文版第218页。

为了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1890—1895年）撰写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文章，以及他自己和马克思的著作的初版和再版的序言。此外，恩格斯在这几年里仍旧最大限度地利用书信作为通俗的和最有效的宣传鼓动手段。无论谁求教于恩格斯，不管是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好（他们在国内的力量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迅速地和不断地增长），还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也好（他们已经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¹²。

书信补充了恩格斯的理论文章，使人们有可能研究他写作每篇文章的经过以及与这些文章有关的论战的历史。论述理论问题（哲学问题、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书信中，有许多是具有突出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首先，九十年代的书信，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就应当属于这一类。这些书信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的重大贡献。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不仅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反驳对这一理论的各种各样的歪曲，而且还根据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巴尔特写了一本书，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庸俗社会学历史观“经济唯物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本书是促使恩格斯写这些书信的直接原因。此外，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理论上的不成熟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写这些书信，因为

12 《列宁选集》第1卷第93页。

这些领袖在十九世纪末仍然只是看见马克思主义的老敌人，而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并运用它来指导行动。

在恩格斯九十年代的书信中提出和解决的所有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与其说是为了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推翻者”进行论战，不如说是为了在十九世纪末“和平”条件下解决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任务。

“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生气勃勃的领袖”恩格斯从来不学究式地提出问题。他严格按照实践的要求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具体研究一定历史时期时总是揭示社会思想、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总的理论方面，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所有细节上加以阐述。

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向广度发展”的条件下，当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任务不是直接行动，而是培养群众对未来战斗的觉悟的时候，恩格斯不得不去解决那些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加以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之所以为恩格斯所关心，主要是因为要确定思想的作用。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形式的问题，受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所制约的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形成的道路问题，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问题。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这种方针，也是由他的通信人的质疑信件¹³促成的。这些通信人对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发展观感兴趣，但是他们多半只是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讲述中来了解它的。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哲学修正主义急先锋之一康·施米特写给恩格斯的信(1890年10月20日)。关于巴尔特的书的出版，施米特写道：“巴尔特的主要论据是，他认为从历史上来证明非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可能的。这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矛盾，只要非经济过程本身又能从经济过程中得到说明(而巴尔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戈尔什科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非经济过程对经济的影响本身也能够从经济上得到论证，而一切从根本上说又会归结为经济因素。我认为，正是这一点应当对巴尔特加以证明。如果这一点是不可能证明的，那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不会在它最严格的意义上经受住考验。经济就会不再是唯一的决定的因素了。其他那些不是从经济引出的独立的过程就会对经济过程发生影响，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些发生影响的过程的独立性恰恰是被宣布为幻想的。”¹⁴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对各种歪曲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行为的批判，恩格斯都首先在书信中作了最充分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书信体裁进行理论探讨，并没有减少这些探讨的科学价值。而且，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

13 在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档案中还有这样一些信件，它们的作者除了向恩格斯提出本国社会民主党具体斗争的许多问题之外，还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关系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问题。研究这些信件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们展示了为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的背景。

14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第1宗第65目第5055/9008号。

主义的书信往往就是具体分析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一最重要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几个方面的短篇文章。

研究恩格斯的上述书信以及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整个书信遗产，对我们来说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可以使我们在反对唯物主义理论的现代伪造者的斗争中得到武装。我国报刊经常指出，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必须研究他们的书信遗产。¹⁵ 目前，随着收载了恩格斯书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关各卷的出版，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以书评的形式发表了许多对通信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评论文章。恩格斯的通信材料在文章和学位论文中被广泛使用。¹⁶

本书也基本上是根据通信材料写的。但是，它不打算详尽地探讨恩格斯在世的最后五年的书信对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意义。本书的任务是从内容丰富的通信中只选择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和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加以论述。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论证过这个问题在唯物主义理

15 这种主张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得到了支持。例如，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刊物《统一》就曾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恩格斯的书信遗产的迫切必要性，并且写道：“恩格斯的书信以及他关于某些历史时期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各种论述——同样不应当不被提到”。书信特别清楚地证明（虽然恩格斯本人谦逊地说，他在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只是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应当同马克思一起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见《统一》，1955年第8期第765页）。

16 例如：B.A.斯米尔诺娃《1883年至1895年恩格斯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E.M.贝伊林《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A.A.波列塔也夫《八十年代恩格斯和美国工人运动》，等等。

论中的核心意义。在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基本内容的当今时代，这个问题是活生生的现实，是革命改造的迫切问题。正是这一事实迫使当代修正主义者一再千方百计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本质的观点，而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已经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证实了。因此，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恩格斯的书信是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武器，它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斗争中永远不会陈旧。

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歪曲

恩格斯活动的最后五年正值国际社会民主党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比较“和平”，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¹

这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扩大的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已经从垄断的阶段进入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尽管发生暂时使资本主义体系瘫痪并造成千百万工人失业的周期性危机，但是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生产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却加快了步伐，出现了大量工业和金融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的矛盾也尖锐化了。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时，最初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空前破产和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

这一切使工人运动具有了广泛的规模。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性经济和政治组织（教育设施、工会、合作社、日报）纷纷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建立起来。连觉悟不高的非熟练工人和农民群众也加入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在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切变种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斗争之后，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²。这时，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对工人的国际组织实行思想领导的重担就落到恩格斯及其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学说的天才宣传家——倍倍尔、梅林和拉法格等人的肩上。主要的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因为，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进行……抵抗”³。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和领导下，在欧洲许多国家里建立了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它们的任务是训练工人阶级去迎接未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完成伟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

由于恩格斯的领导，这些政党的建立，它们的纲领和组织原则的制定，基本上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壮大和党的报刊的发展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在1848—1849年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知道的理论，而在近几年，据恩格斯证明，已成为不可战胜的政治力量和理论力量，这个力量“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⁴。到十九

2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页。

世纪九十年代初，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战胜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由于 1889 年新的强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第二国际的成立而巩固了下来。列宁写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⁵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是“西欧先进社会学说中”和工人运动内部“无可争辩的实际的统治力量”⁶。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比较“和平”的发展也决定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和平”形式。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广泛利用议会制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包括出版各种工人报刊。1872 年到 1904 年作为普选权这个“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⁷的胜利年代而载入史册。

与此同时，议会斗争的成就以及整个的“和平时代”，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造成了危险的改良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乔装打扮，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使“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⁸。

工人运动中和社会民主党内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

5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79 页。

6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93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02 页。

8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39 页。